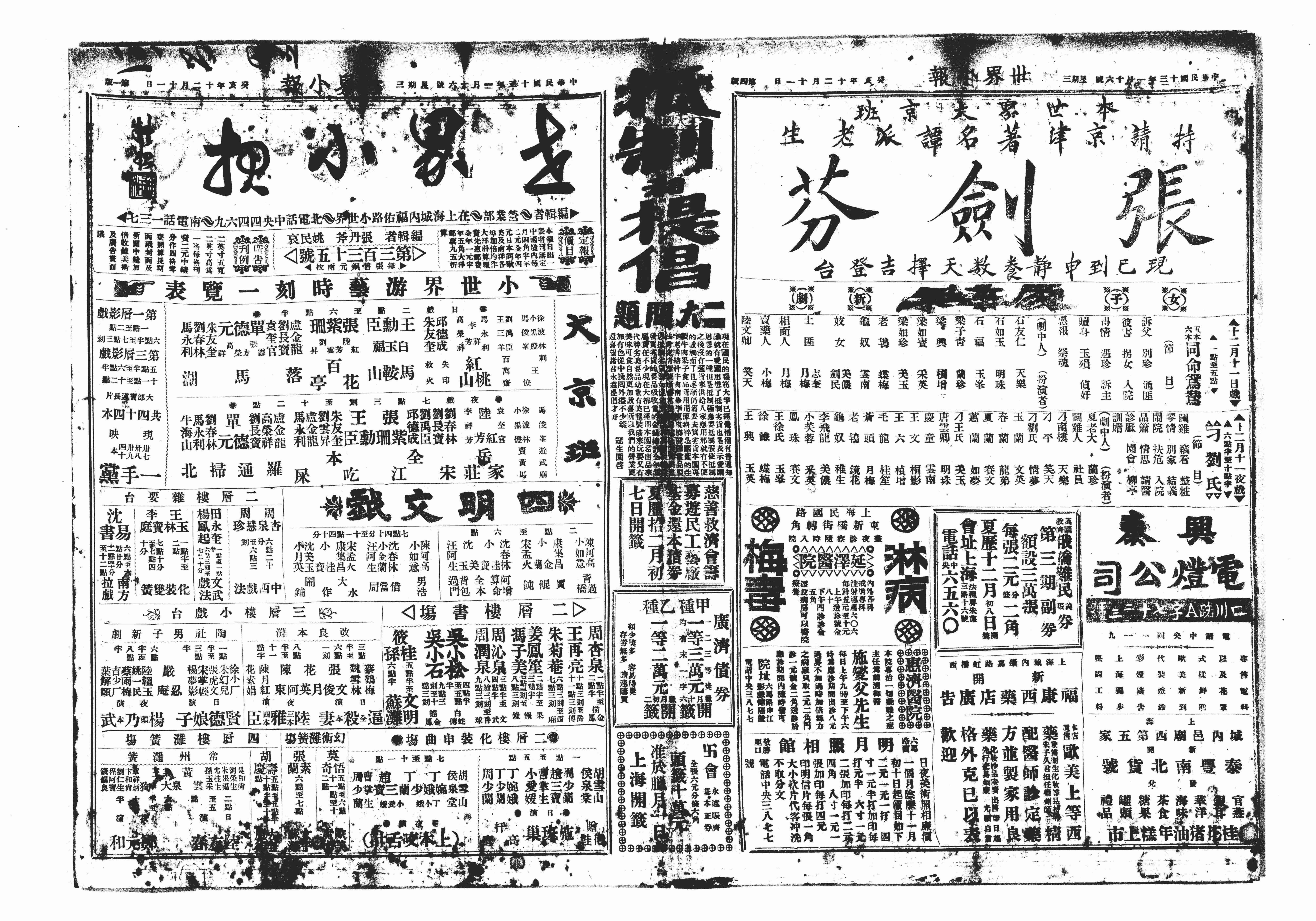


世界小報

編輯者 營業部 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 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 南電話一三一七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三百三十五號 每張售銅元兩枚

定報價目

廣告刊例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第一層影戲 第三層影戲

大京班

日戲二點至六點半

夜戲七點三刻至十二點

一手黨

四明文戲

二層樓雜要台

三層樓小戲台

二層樓書場

四層樓灘簧場

幻術灘簧場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提倡 國貨

二大問題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還本儲蓄券 夏曆十二月初七日開籤

廣濟債券 甲種 乙種

上海開籤 准於臘月 頭籤十萬元

本世界大京班

特請京津著名譚派老生

張劍芬

現已到申靜養數天擇吉登台

女子新劇

十二月十一日戲

同命鴛鴦

十二月十一夜戲

劉氏

興泰電燈公司

上海民國路東新橋街轉角 淋病 梅毒 延澤醫院

萬國儲蓄會 俄僑難民救濟券 第三期副券

每張二元 二角

夏曆十二月初八日開獎

會址上海 電話中央六五六〇

上海城內樂嘉路虹橋西 新開 福康西藥店廣告

惠濟醫院 施燮父先生

明月照相館

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新開 泰豐南北貨號

占領

丹翁

我常代軍閥們抱不平、誰想這回我自己打了自己的嘴了、何以呢、人都覺着軍閥們的恣睢貪暴、和土匪差不多、我偏說不同、首先軍閥和軍閥打起來、若是打勝了的人、弄到一個地方、都考究占領、土匪何嘗這樣、你雖奪透他一座城池、他也是不敢居守的呀、所以我自從提出這種意見來、頗能抵制人、啊呀、糟了、照報上說、豫省有個郟縣、居然被土匪占領、總算土匪爭氣、一定要辦成和軍閥一樣的資格、可是只顧他爭了氣、不顧我打了嘴、從此以後、未免叫我對於軍閥們失却被若干信仰的資格了、不過我還可以預先頌禱起來、敢說他們雖占領、決不像軍閥和軍閥們糾纏不已的、只要一反攻、就得屁滾尿流走的、占領雖然占領、到底和軍閥的占領不同啊、我的話或者還有萬一的價值咧、

旅德閒話

狄君武著於德國巴揚之惠盤

■環花城園

環城花園之修蓋、在我國亦重要、亦便、亦有可能、我國號稱無樹之國、人家有庭樹者絕少、更不必說有家園、城市人烟稠密、設周圍有園、則四廂及中區之居民皆便、各府廳州縣治都有城、拆城牆、就城基種樹開路、頓成一環城花園、然而上海縣之民國路、城基上已建築市房、留一路、路旁樹木稀少、杭州旗城、變爲市塲、廣州城基、與修馬路、種樹一層、竟成難題、人皆急近利而不圖遠、重衣食而不重空氣、拆城問題、倘且有人反對、拆城後留一小公園、亦未必肯爲、余之環城花園主張、等夢囈耳、

閒歌樓述

隱俠

■記北京梨園公會

北京梨園公會、乃王琴儂葉春善等發起、專爲同行貧窮困乏者、身後無力殯殮、代爲置辦棺木而設、已呈廳批准立案、法至善也、其緣起及簡章、皆由識者研究而後起草、辦法至周、其緣起措詞、尤爲切當、句曰、梨園同業、能以衣食自給者、固不乏人、而平日生計艱窘者、實居多數、遇有死喪、棺殮往往乏資、近十數年來 目覩此情、指難勝數、鄙人等猥以身列同界、愴焉心傷、爰集同志、發起北京梨園公益會、設本業貧窘之家、遇有故後蕭條、無力置備棺木者、報告到會、調查確實、由會中發給棺木、俾便葬埋、現已呈請京師警察廳允准立案、茲將簡章附錄、以供衆覽、(一)本會定名北京梨園公益總會、專爲同業中人、於身故後、貧苦無力置辦棺木萬年衣者、概歸本會担任置備、(一)本會設事務所一處、公推値年一人、値月十二人、每屆一年、改推一次、設會計一人、庶務一人、調查員四人、均係義務職、不支薪水車馬、(一)本會籌備經費、皆由發起人担任、嗣後常年經費、由同人等設法籌措、如有樂意額外捐助者、無任歡迎、惟以同業中人爲限、外人捐助、概不收受、緣本會範圍狹小、不欲與外人交接、以免尾大不掉、及將來爲人操縱利用等弊、(未完)

冷香館隨筆

杜伯趙

■記陸文節公軼事

浙人某、富家子也、素顓頊、納貲以太守聽鼓吳門、久無差缺、嘗謁文節、寒暄之餘、文節忽謂吾兄家貲頗饒、何亦僕僕求人、余果若子、早掛冠歸去矣、某唯唯、文節復詢爾所蓄作何營業、某囁嚅答、設小肆兩所耳、又詢何肆、答典當、文節謂典當倘小耶、相與大笑、文節好吟詠、公暇與家君等作詩鐘之戲、佳作頗多、惜均散佚、時奉部定新章、澄清吏治、凡已到省各員、一概須受試驗、不及格者、勒令休致、給咨回籍、非本省人員、得免、時省中供職各員、自他省咨調來者頗多、例不與試、文節頗爲不平、嘗謂當設法爭之、竟未果、文節嗜書畫、家君繪事、夙蒙青眼、辛亥夏、文節調陞晉撫、囑繪肯江送別圖、以誌鴻爪、僚屬題詠甚衆、一時傳爲雅事、家君復繪呈山水紈扇一、題曰指顧三江、寓預祝總制江南意、文節忻然受之、謂將來必如君言、烏虖、詎知竟相反歟、

測廬徒畫

古人作畫、有題詩者、然多倩朋好名士題之、非敢自題也、蓋自題跡近於夸、而不自知侈矣、古人詩題畫之作、以杜工部爲最多、如青松漳子、王章山水、楊少府山水丹青引、曹霸畫馬、韋楓畫馬之類、皆當書者慕甫名、而倩之作也、即如東坡惠崇小景、煙江屏嶂圖、郭熙畫壁、文與可畫竹等作、亦均其比、其有作畫而自題者、實在南渡以後、如高宗宸翰、自作便面、而又書策蹇入桃花一詩、即大觀畫鷹、猶不過使羣臣頌揚、蓋嘗作偁此也、於是自畫自題之風乃大盛、至如鄭所南謝疊山輩、雖已自畫自題、多者數首、少亦一截一律、凡所以借畫而鳴其不平與幽怨、其實詩畫相連、本不妨引爲寄託、至如新羅山人、乃有題畫專集、無非弄月嘲風之作、初與本人之與緻無關、特因畫景而描寫之、便失題詩之本意矣、又作畫有題古人斷句者、另是一種體撰、與自畫自題者、亦不同也、

閑言

彭半宛

時勢造英雄易、英雄造時勢難、斯理至明、不待智者之解釋、特爲有名之英雄易、而爲無名之英雄難、有名之英雄、有名噪一時者、有名垂後世者、無名之英雄、則寂然無聞、夫英雄之天職、豈以聞於人爲榮耶、亦豈獨以救民於水火爲已任耳、

生而與社會無所益、不如不生之爲愈也、

凡事當爲其難、莫爲其易、從易處着手、厥維猶人之後、苟捨易而就難、所收効果、恆過易處、而有獨裁、

人生無能、類皆晏安害之也、我亦類是、能不自惕、白居易有云、天長地久無終別、昨日今朝又明日、這似逝水之年、奚啻過隙白駒、放鬆一步、便落人後、若不急起直追、是甘爲人下而不知自返者也、

樓山草堂聯話

逸塘

宜都楊惺吾先生之歿、海內名流、紛挽以聯、綜計不下數十百副、石遺陳衍云、直以箸書爲性命、幾從談藝斷人天、幼陵嚴復云、博古四十年、名滿寰區、爲舊學諸賢後勁、策勳六閱月、邦猶杌隉、問先生何處埋憂、陳師可毅云、舊學寥寥、淒涼湖院三秋月、暮年扢扢、辛苦鄖亭一部書、化龍湯濟武云、綜平生箸述累萬言、能使絕學重光、當代作家、我公真健者、舉終身精力殉一事、卒得大名以去、前輩苦行、吾黨其識之、湯聯有蒼茫之致、益學會湘鄉者、予與惺吾、曩同服官參政、頗蒙甚歡、故亦挽以一聯云、伏生老去秦書在、白傅詩成鷄買求、惺吾官在日本、蒐羅叢佚、著錄甚夥、其法書流布東瀛者、彼中人士、殆與[illegible]之畫、同一寶重、藏書數萬卷、歿後、有人建收歸國有、俾久實存之議、不知是否實行、海內藏書之家、未聞經久而不散者、浙江陸氏之書、爲日本靜嘉文庫所收買、彼邦以茲事播爲美談、吾輩對之、有作色矣、

歇浦潮拾遺 (二五九)

海上覺夢人

●第九回 游戲塲比賽金鋼鑽 小總會大販波斯土

萬象新本錢盤不夠了、便和這女人商議、這女人姓楊、因爲八月裏生日、所以叫桂寶、她的錢呢、完全是販猪仔販來、遇到江北或是安徽江西地方、那一年荒年、便去收買人家的女孩兒、一票起碼買十廿個、買了回來、年紀至多不過八九歲、最合格是略通智識六七歲的、一到了上海、大一點的、略爲裝扮裝扮、轉賣給人家做丫頭、賣到班子裏學戲、或是下等窰子裏包去做掉包貨、這是因爲年紀嫌大、或者人品不好、故此急於出脫、年紀小的、那麼先養上她兩三年、第一等她口音改變過來、然後因材而施、臉子漂亮、請先生敎曲子、到長三去做先生、身子強壯的、學唱戲、這是二等貨、若是人聰明、臉子又好、那是索性認做女兒、到了十七八、廿二三、放上三回白鴿、以後便由她自主、那桂寶的曾祖、就做這一行行業、傳到她已經第四代了、她却是楊家門裏的親骨肉、自小就在外邊混飯、雖則女兒、却是赫赫有名、萬象新的嫂嫂呢、喚做鐵皮銀美、也是上海女白相當中、挨得着一把交椅坐的人物、萬象新跟桂寶牽絲、其中嫂嫂之力居多哩、

一手案

共四十四大本

說明書

後部十八集三十五本 偵探機大奏功效 葛賚氏掃興歸家 仍接前集女郎愛蘭與葛氏同坐一室忽由侍人送來紅玫瑰花一束外函一件函中並述企慕之意列名者則一猛獸毒蛇知爲華盜胡芳之暗記女郎見之驚懼盜魁胡芳領盜黨帶偵探電機至葛氏秘密室中附耳聽之則葛氏之一舉一動

後部十八集三十六本 大偵探將計就計 惡盜魁拚命逃命 葛氏遂將計與[illegible]臣以筆書代話復用藥衣洒于地下以驗足痕胡芳聞之命盜夥往察之見葛氏等攜手出外回報胡芳見有人入室有寫字檯止察見烟嘴之[illegible]乃揚聲呼救([illegible])胡芳聞之至辦公事察之葛氏即以手槍逼獲盜夥胡芳聞之親領盜夥管救毀門入內幸臣儷警察趕到盜夥全體被獲

後部十九集三十七本 白鴿通信 買煙土美女代價 明日葛氏忽見一鴿飛入籠中足繫一函係販私土者與盜魁胡芳之通信是日女郎出外覓被盜黨所獲至販土船蓋盜魁欲將女郎運來上海以作鴉片之代價也

後部十九集三十八本 衆煙匪開艙拒捕 美佳人投海逃生 葛氏因知鴉片在江中遽捕盜黨將鴉片藏於密室將女郎捕捉下船出海幸而女郎帶有無線電話求救葛氏女郎從艙口逃入海被葛氏救起匪船被獲 請看下回

孽海冤魂

(不逢辰生著)

車開出一段路、老賣票的打一聲鈴、車停了、他大聲道、咄、你還不下去開燈嗎、我急急走下車去、把鑰匙開了燈箱、那曉得這個狡猾的老賣票、我還沒有上車、他先打起開車鈴、唉、我從前不是說過、不會得跳電車麼、看見車開了、急急追上去、又拖了一雙重笨的皮鞋、叫我怎樣追得上去、便極喊極叫的道、慢開、慢開、停車、停車、老賣票的怪笑道、要在電車上做事、連跳都不會得、眞是吃飯傢伙、說着、車也停住、我上了車、一個個客人的眼睛、都望我看、那時我又恨不得跳下車就走、好容易將近十二點鐘、我跟了他到電車公司歸票錢、穿好了棉袍、和公司裏人道、這種職務、委實謝謝不敏、請辭去了我罷、我做了兩天的賣票見習、眞是嘔氣得狠、後來姓陸的朋友、見了我狠抱歉、我道進一重境、知一重非、喫一番苦困、便長一分閱歷、當時我却懊喪得狠、過後細細想來、倒狠有趣味的、我的朋友蹙了眉道、我總要替你再尋個行業、補我前愆、總是道理、想了好久、拍手道、有了、……有了、……這個行業、倒還做得、我有個好友、專做包辦仁記路某洋行裏裝花邊的盒子生意、他自己却不動手、是發給人家做的、從中拿回扣、他說每月倒可賺幾十塊錢、不過他怎樣發人家做的章程、讓我今天去會他、問個明白、明天一准到府給你回話、

本地風光

憶鳳室劇談

王子衡

小世界京班戲的角兒、沒有一個不是很好的、此中最可貴者、如王勳臣單德元張紫珊等諸人、勳臣之聲容可貴、腔調符節、抑揚適宜、德元則唱工瀏亮、做工老到、演武生戲、扮相又佳、誠具有英雄氣概之特長、此等佳處、決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而紫珊則舉止嫻雅、嗓音圓潤、做工亦佳、故其演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劇、能博觀者所贊許、餘如邱德成袁奎官小黑燈劉禹臣諸角、各有擅長之處、一俟有暇、再當爲文以揚之、(贈券一張)

津門劇界懷舊錄

稚圭

亦爲識者所不齒、詎料不特走運、且爲隱居津埠之某大政客所賞識、每遇堂會、必提挈之、幾有非小楊不到、闔座不歡之勢、奇矣、其次自南方去者、如小孟七劉玉琴小如意蓋叫天孟小帆馮春航等、皆不甚得志、後先輟演、津人謂此是上海滑頭角色、毫無看頭、三麻子雖在此開過一年多戲園、去思碑亦不見佳、呂月樵更因開店不成而殉身、劉永奎之大面、亦在津始改唱鬚生、初改尙能叫座、後亦不佳、聆各方輿論、皆言跋劉改得如此好法、尚嫌太雜、生淨不分、何況小劉(指永奎)、聞此種言論、觀小孟七等失敗、固與吾人所見相同、而對於大小二楊、何以不因其海派滑頭而遠之乎、此邦人士之心目、實有異乎他鄉人士之觀念者、雖然、系乎伶人自身之命運、有幸有不幸、即京滬武漢、亦何嘗不若是哉、

樊妹醜

丁戌

二十八宿裏、有個畢、有個鬼、一月七日小時報、畢清波選了徐識龍一篇「靈魂談話」、又撰了一篇「談鬼」、兩個宿碰頭、當然發生重要問題、畢先說徐、「徐無鬼」之名、見於南華經、而上海人偏稱鬼爲「徐大老爺」、徐氏之名、又叫識龍、徐就是鬼魂、龍就是靈物、靈魂名義、不啻徐識龍自喻爾、一個名宿下地、更碰到一個名宿、氣味相投、神怪百出、而讀小時報者、良知良能危者、至論事實、徐識龍非目擊樊君革之醜狀、乃目擊樊妹之醜狀、樊妹之醜狀、爲徐識龍一一目擊、即一一紀之而投之、以楊樊妹之醜、畢宿與鬼宿、同行空際、百年難遇、一遇遂點頭相認、且謂「鬼或有之」、其實有畢當然有鬼、小時報主筆之所認、誰好意思不認、吾因以直揭樊妹之醜狀、樊妹之兄之靈魂、固不能奪吾筆也、(醜字從鬼、故用之)、人之畢也、即鬼之始、畢與鬼固有莫大關繫乎、附註、(安知鬼之畢也、非人之始、)

苦海航詞選

徐秋韓

你且先眠、出去些時、即行奉陪、苦牢更困醒、尚聞笛弄、幾番坐起、又把衣披、燈燭都昏、房門忽響、拖着鑲鞋蹤進來、(凡妓之足大者均穿鑲鞋如旗裝、)吻說、道不須伴、會、十點鐘綠、遲遲對鏡徘徊、潛卸却釵環剪蠟煤、儘韋牀坐定、襪纏解脫、牽帷縮入、卧扣分開、餓馬奔槽、雄雞撲水、偏要妝羞面弗抬、天明了、食兩枚硬餅、奏凱而回、

鶴隱草廬隨筆

梅子馨

林寒碧氏、工詩早卒、其寒碧軒詩稿、李拔可已爲輯入近代詩選中、顧遺珠碎玉、爲珊網所遺者、正復不少、茲從其友人滓庵處、錄得題畫一絕云、絳雲吹出紫雲根、巢燕依微認舊痕、誰禁玉釵敲不斷、去隨幽夢覓溪源、又武昌旅次覘浮庵詩云、撼歲秋兵更不聞、當年拽櫓過吳氛、長江渺渺來新目、故壘蕭蕭出古文、君效伯言殊得學、我慚公瑾未能軍、風塵亦有東南意、坐上何人共一分、浮庵謂、寒碧自娶崇德徐小淑後、曾旅居崇邑有年、其詩詞散於崇德者殊多、良可信也、

頃刻風花夢 (二二九)

蕭引樓主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天彪潛蹤 鳥鳴嚶嚶叔倫求友

野貓主見打定、便出了警署、慢慢底回去、路過前門車站、正逢京奉車夜車開駛、汽笛一聲、蜿蜒而去、野貓回到家中、喝了幾杯白乾、弄些東西吃了、自去睡覺、到了明天、到警局去、又候了天彪一正天、誰知不但天彪的面見不到、連于三兒的面、也蹤跡杳如、野貓暗想事情不妥、怕上了人家圈套哩、忽見周福全匆匆的從外面進來、野貓想這廝今天此刻、怎麽他還不走、試探試探他的口吻也好、故此迎上一步、笑道、周大哥、辛苦哩、爲了我們把兄的事、偏勞得很、想必此案已有了眉目哩、福全見是野貓、楞了一楞、一聲不響、野貓又道、偵察長在公事房內、眼巴巴望着大哥、想聽你此案的消息哩、說時、野貓昂昂然自向外走了、福全當做眞話、眞個欣然的跑進偵察隊長公事房、空洞洞半個人影兒沒有、那裏有甚麽于三兒、退出來遍問署中諸人、都說不知道、祇得搭訕着出去、誰知這一天晚上、巡警總廳裏頭、接了一封奇妙莫明的書信、那信面上書津寓葛寄、分明是天彪的手蹟、那巡警總監、把封信拆開觀看、祇見上寫道、

編輯完了

記者

燕山小隱、擬輯其生平著作、彙爲一冊、顏曰聾諢室戲言、是書之價値、決不在介弟叔鸞先生嘯虹軒劇談下也、因與本報主任編輯姚民哀相知有素、囑爲一言以序之、然本報讀者、不乏明哲、如有雅興、不妨惠題序跋、文體不拘、詩詞一兩首亦可、件由本報編輯部代收、是亦墨緣廣結、藝林佳話也、

蘭芳之來也、有某者願爲臂助、包辦某小報不作惡聲、惟須若干鴉片膏爲交換品、某小報主人聞之、大不悅、謂余非豬仔、矢不爲伶王而賣身、於是某小報反向蘭芳下大攻擊、某亦遂與某小報劃地絕交矣、又有自附於名流公子之某、托人索梅畫而不得、於是破口大罵、詆梅爲湘東王云云、及梅以畫件與之、某即噤若寒蟬矣、由是以推、擁梅乎、抑梅乎、皆含有作用者、若本報之自甘濁流、持正論以規人者、實已罕見、我書至此、不禁爲同業羞、更爲所謂名流公子痛哭也、

致世界小報書

何樸齋

(上略)大札拜悉、辱蒙嗜痂、愧感交幷、自應執筆以就正 先生、先此佈達、順頌年禧、弟何樸齋頓首、四日、